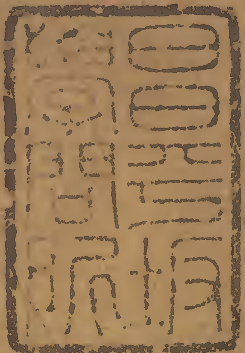


冊府元龜

九百七之九

二百七十三



漢書門	
五三四五	三五
五七	三〇〇
類號	架冊

內閣文庫	
漢書	五三四五
三五	三〇〇
架冊	函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345
冊數	300 (273)
函號	365 6



禮記卷之九十七

禮記卷之九十七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三百五十七

薄葬

夫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不得見也及夫易之
大過者棺槨之家周之冢人爲丘封之制乃有衾衾
飯食芻靈明器之物爲之差降以辨其貴賤焉慎終
之禮於是乎在觀夫歷代而下智識之士莫不念反

禮記卷之九十七 總錄部

真速朽之理思過侈傷生之異故以冒榮為愧或以
愛民為念或激昂忠款形憂國之言或奮厲奇節成
矯俗之過至有死非其罪發於感憤志有所存著乎
治命皆賢達卓爾之操可以垂世而作範焉若乃儉
不中禮偏下已甚此固異夫仲尼所謂稱家之有無
者也

成子高寢疾

成子高齊大夫國成伯高父也

慶遺入請曰子之病革

矣如至乎大病則如之何

觀其意革急也遺慶封之族

子高曰吾

聞之也生有益於人死不害於人吾縱生無益於人
吾何以死害於人乎哉我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

焉

不食不墾

延陵季子吳公子也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

贏博之間

季子名札魯昭二十七年吳公子札聘於上國是也季子讓國居延陵因號焉春秋

傳謂延陵延州來贏博齊地今泰山縣也

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

者也往而觀其葬焉

往弔之

其坎深不至於泉

以生如死其

斂以時服

以行時之服不改制節

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

隱也

示節也輪從也隱揜也封可手據謂高四尺許

晏子齊大夫晏子之葬親也遣車一乘及墓而反

言其

大儉偏下非之言其既定則歸不畱賓客有事也

漢張湯為御史大夫坐為長史朱買臣等所構自殺

兄弟欲厚葬之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惡言死何厚葬為載以牛車有棺無槨

楊王孫者孝武時人也學黃老之術家累千金厚自

奉養生亡所不致及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吾欲羸葬

以反吾真羸者不為衾棺槨反歸也真者自然之道也必亡易吾意死則

為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

土其子欲默而不從重廢父命重難欲從之心又不忍

乃往見王孫友人祁侯祁侯繒賀之孫承嗣者名宅祁侯與王孫

書曰王孫若疾僕迫從上祠雍未得詣前請至也至前言未見

也願存精神省思慮進醫藥厚自持竊聞王孫先令

羸葬令死者亡知則已若其有知是戮尸地下將羸

見先人竊為王孫不取也且孝經曰為之棺槨衾衾

是亦聖人之遺制何必區區獨守所聞願王孫察焉

王孫報曰蓋聞古之聖王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為制

禮今則越之言踰禮而厚葬也吾是以羸葬將以矯俗也夫

厚葬誠亡益於死者而俗人競以相高靡財單弊腐

之地下靡散也單盡也或乃今日入而明日發此真與暴骸

於中野何異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歸

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真也反真冥冥亡形

亡聲乃合道情夫飾外以華眾厚葬以鬲真使歸者

不得至化者不得變是使物各失其所也且吾聞之

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

文子稱天氣為魂延陵季云骨

肉下歸於土是以云然

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為之鬼鬼之為

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畏以幣帛鬲以棺

椁支體絡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鬱為枯腊千載之

後棺椁朽腐乃得歸土就其真宅繇是言之焉用久

客言不用久為客也

昔帝堯之葬也窾木為匱葛藟為緘空

為匱即櫛字也櫛小棺也葛藟蔓也一日藟以草名葛之類也緘束也

其穿下不亂泉

上不泄殃故聖王生易尚死易葬也

尚崇也言生死皆儉約也

加功於亡用不損財於亡謂

謂名稱也亦指趣也

今費財厚葬

留歸鬲至死者不知生者不得是謂重惑於戲吾不

為也祁侯曰善遂羸葬

朱雲初為博士杜陵令後居鄠田病不呼醫藥遺言

以身服斂棺周於身士周於椁

棺周於身小棺裁容身也士周於椁冢壙

裁容椁也

為丈五墳葬平陵東郭外

龔勝為光祿大夫臨卒勅以棺斂喪事衣周於身棺

周於衣勿隨俗動吾塚種栢作祠堂

若葬多設器備則恐被掘故云

動吾冢也亦不得種栢及作祠堂皆不隨俗

何竝為潁川太守疾病召丞掾作先令書

先為令書曰告

子恢吾生素餐日久死雖當得法賻勿受

公食吏死官得法賻

葬為小椁禮三重椁趙簡子曰不設屬辟下卿之罰

也或曰但下棺無餘器物也言止作恢如父言

後漢樊宏為壽張侯卒遺勅薄葬一無所有以為棺

柩一藏不立復見如有腐敗傷孝子之心使與夫人

同墳墓藏光武善其令以書示百官因曰今不順壽

張侯意無以彰其德謚為恭侯

吳漢為大司馬夫人先死薄斂小墳不作祠堂

王堂為汝南太守免歸家卒遺令薄斂瓦棺以葬

張酺為司徒病臨危勅其子曰顯節陵掃地露祭欲

率天下以儉吾為三公既不能宣揚王化令吏人從

制豈可不務節約乎其無起祠堂可作橐蓋廡施祭
其下而已

祭遵為征虜將軍臨死遺誠牛車載喪薄葬雒陽

鄭玄卒遺令薄葬

鄧訓為護羌校尉三子惺弘閻竝太后弟也弘疾病

遺言悉以嘗服不得用錦衣玉匣惺閻相繼竝卒皆

遺言薄葬不受爵贈太后竝從之

張霸為侍中疾卒遺勅諸子曰昔延州使齊子死羸

博因坎路側遂以葬焉今蜀道阻遠不立歸塋可止

此葬足藏髮齒而已務遵速朽副我本心人生一世

但當畏敬於人若不善加已直為受之諸子承命葬於河南梁縣因遂家焉

周磐字堅伯學古文尚書洪範五行初為重合令後棄官歸鄉里教授門徒嘗千人年七十三歲朝會集諸生講論終日因令其二子曰吾日者夢見先師東里先生與我講於陰堂之與

東南隅謂之與堂幽暗之室又入其與死之象也

既而長嘆豈吾齒之盡乎若命終之日桐棺足以周身外椁足以周棺斂形懸封濯衣幅巾編二尺四寸簡寫堯典一篇并刀筆各一以置棺前示不忘聖道其月望日無病忽終學者以為知命焉

趙岐為太嘗將卒先自為壽藏

壽藏謂冢壙也稱壽者取其久遠之意也

猶如壽官壽器之類冢在今荆州古郢城中也

圖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像

居賓位又自畫其像居主位皆為讚頌勅其子曰我死之日墓中聚沙為牀布簞白衣散髮其上覆以單被即日便下下訖便掩

趙咨為議郎抗疾京師將終告其故吏朱祗蕭建等使薄斂素棺籍以黃壤欲令速朽早歸后土不聽子孫改之乃遺書勅子胤曰夫含氣之倫有生必終蓋天地之嘗期自然之至數是以通人達士鑒茲性命以存亡為晦明生死為朝夕故其生也不為娛亡也

不知戚夫亡者元氣去體身魂游散反素復始歸於無端既已消仆還合糞土土為棄物豈有性情而欲制其厚薄調其燥濕邪但以生者之情不忍見形之毀乃有掩骼埋窆之制易曰古之葬者衣之以薪藏之中野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槨之造自黃帝始爰自陶唐逮及虞夏猶尚簡樸或瓦或木及至殷人而有加焉周室因之制兼二代復重以牆翼之飾表以旌銘之儀招復含斂之禮殯葬宅兆之期棺槨周重之制衣衾稱襲之數其事煩而害實品物碎而難備然而秩爵異級貴賤殊等自成康以下其典稍乖

至於戰國漸至頽陵法度衰毀上下僭雜終使晉侯請隧秦伯殉葬陳大夫設參門之木宋司馬造石椁之奢爰暨暴秦違道廢德滅三代之制興淫邪之法國貲糜於三泉人力單於酈墓玩好窮於糞土伎巧費於窳窳自生民以來厚終之敝未有若此者雖有仲尼重明周禮墨子勉以古道猶不能禦也是以華夏之士爭相陵尚違禮之本事禮之末務禮之華棄禮之實單家竭財以相營赴廢事生而營終亡替所養而為厚葬豈云聖人制禮之意乎記曰喪雖有禮哀為主矣又曰喪與其易也寧戚今則不然并棺合

樽以為孝悌豐貴重祿以昭惻隱吾所不取也昔舜
 葬蒼梧二妃不從豈有匹配之會守嘗之所乎聖王
 明王其猶若斯况於品庶禮所不及古人時同即會
 時乖則別動靜應禮臨事合宜王孫裸葬墨夷露骸
 皆達於性理貴於速變伯鸞父沒卷蓆而葬身亡不
 反其尸彼數子豈薄至親之恩亡忠孝之道邪况我
 鄙闇不德不敏薄意內昭志有所慕上同古人下不
 為咎果必行之勿生疑異恐爾等目厭所見耳諱所
 議必欲改殯以乖吾志故遠采古聖近揆行事以悟
 爾心但欲制坎令容棺樽歸即葬平地無墳勿卜時

日葬無設莫勿留墓側無起封樹於戲小子其勉之

哉吾蔑復有言矣朱祇蕭建送喪到家

謝丞書曰咨在京師病困

故吏蕭建經營之咨豫自買小素棺使人取乾黃土
 細搏飾之聚二十石臨卒謂建曰亡後自着所有故
 巾單衣先置土於棺內尸其中以擁其上子胤不忍父體與土并合欲更

改殯祇建譬以顧命於是奉行時稱咨明達

梁商順帝時為大司馬病篤勅子冀等曰吾以不德
 享受多福生無以輔益朝廷死必耗費帑藏衣衾飯
 哈玉匣珠貝之屬何益朽骨百僚勞擾紛華道路祇
 增塵垢雖云禮制亦有權時方今邊境不寧盜賊未
 息豈宜重為國損氣絕之後載至家舍即時殯斂以

時服皆以故衣無更裁制殯已開塚塚開即葬祭祀如存無用三牲孝子善述父志不宐違我言也及薨帝親臨喪諸子欲從其誨朝廷不聽

盧植為尚書初平三年卒臨困勅其子儉葬於土穴不用棺槨附體單帛而已

袁閔司徒安之孫累徵聘舉召皆不應臨卒勅其子曰勿設殯棺但着禪衫疏布單衣幅巾親尸於板牀之上以五百鑿為藏

杜安為巴郡太守卒官時薄斂素器不漆子自將軍州郡賢之表章墳墓

馬融為南郡太守卒于家遺令薄葬

謝夷吾為下邳令將卒勅其子曰漢末當亂必有發掘露體之禍使懸棺下葬墓不起墳

楊震為太尉既為樊豐等所譖收太尉印綬遣歸本郡行至城西夕陽亭乃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死者士之嘗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姦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身死之日以雜木為棺布單被裁足蓋形勿歸冢坎勿設祭祀因飲醪而卒

李固為太尉坐忤梁冀意免遂為冀所誣自殺臨終



勅子孫素棺三寸幅巾殯斂於本郡境塋之地不得還墓塋汚先公兆域

張奐為太嘗後坐禁錮年七十八遺命曰吾前後仕進十要銀艾不能和光同塵為讒邪所忌通塞命也始終嘗也但地底冥冥長無曉期而復纏以續絛牢以釘密為不喜爾幸有前寔朝殞夕下措屍靈牀幅巾而已奢非晉文儉非王孫推情從意庶無咎吝諸子從之

范冉冉或作丹嘗辟太尉府不行中平二年卒於家臨命

遺令勅其子曰吾生於昏闇之世值乎淫侈之俗生

不得救世濟時死何忍自同於世氣絕便斂斂以時服衣足蔽形棺足周身斂畢便穿穿畢便埋其明堂之奠干飯寒水飯食之物勿有所下墳封高下令足自隱知我心者李子堅王子炳也今皆不在制之在爾勿令鄉人宗親有所加焉

苻融陳畱浚儀人州郡舉孝廉公府連辟皆不就妻亡貧無殯斂鄉人欲為具棺服融不肯受曰古之亡

者棄之中野唯妻子可以行志但即土埋藏而已

書賴川張元祖志行士也往弔融妻亡知其如此謂言足下欲尚古道非不清妙但禮設棺棹制杖章孔子曰吾從周便推所乘羸車牛命融以給殯融受而不辭也

魏韓暨爲司徒臨終遺言曰夫俗奢者示之以儉儉則節之以禮歷見前代送終過制失之甚矣若爾曹敬聽吾言斂以時服葬以土藏穿畢便葬送以瓦器慎勿有增益又上疏曰生有益於民死猶不害於民况臣備位台司在職日淺未能宣揚聖德以廣益黎庶寢疾彌留奄卽幽冥方今百姓農務不宐勞役乞不令雒陽吏民供設喪具懼國典有嘗使臣私願不得展從謹冒以聞惟蒙哀許帝得表嗟嘆

王觀爲司空上印綬薨於家遺令葬足容棺不設明器不封樹

裴潛爲太嘗遺令儉葬墓中惟置一靈坐瓦器數枚其餘一無所設

沐竝有高節年六十餘自慮身無嘗豫作終制誠其子以儉葬曰告雲儀等夫禮者生民之始教而百世之中庸也故力行者則爲君子不務者終爲小人然非聖人莫能履其從容也是以富貴者有驕奢之過而貧賤者譏於固陋於是養生送死苟竊非禮繇斯觀之陽虎與璠甚於暴骨桓魋石椁不如速朽此言儒學撥亂反正鳴鼓矯俗之大義也未臻夫窮理盡性陶冶變化之實論也若能原始要終以天下爲一

區萬物爲芻狗該覽玄通求形影之宗同禍福之素
一死生之命吾有慕於道矣夫道之爲物惟恍惟忽
壽爲欺魄夭爲鳧沒身淪有無與神消息含悅陰陽
甘夢太極奚以棺椁爲牢衣裳爲纏屍繫地下長幽
桎梏豈不哀哉昔莊周闢達無所適莫又楊王孫裸
體貴不久客爾至夫末世緣生怨死之徒乃有含珠
鱗押玉牀象衽殺人狗以壙穴之內錮以紵絮籍以
蜃炭千載僵燥託類神仙於是大教陵遲競以厚葬
謂莊子爲放蕩以王孫爲戮屍豈復識古有衣薪之
鬼而野有狐狸之齒乎哉吾以才質滓濁汚於清流

昔忝國恩歷試宰守所在無效代匠傷指狼跋首尾
無以雪恥如不可求從吾所好今年過耳順奄忽無
嘗苟得獲沒卽以吾身襲於王孫矣上冀以贖市朝
之逋罪下以親道化之靈祖顧爾幼昏未知臧否若
將逐俗抑廢吾志私稱從令未必爲孝而犯魏顆聽
治之賢爾爲棄父之命誰或矜之使死而有知吾將
屍視至嘉平中病甚臨困又勅豫掘塹戒氣絕令二
人舉屍卽塹絕哭泣之聲止婦女之送禁弔祭之賓
無設粟米之奠又戒後亡者不得入藏不得封樹妻
子皆遵之

郝昭爲將軍將亡遺命戒其子凱曰吾爲將知將不可爲也吾數發塚取其木以爲攻戰具又知厚葬無益於死者也汝必斂以時服且人生有處所爾死復何在邪今去本墓遠東西南北在汝而已

徐晃爲右將軍病篤遺令斂以時服

高堂隆爲光祿勳卒遺令薄葬斂以時服

蜀丞相諸葛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爲墳塚足容棺斂以時服不須器物

司馬朗爲兗州刺史與臧霸等征吳至居巢遇疾臨卒謂將士曰刺史蒙國厚恩督司萬里微功未效而

遭此疫癘既不能自效孤負國恩身沒之後其布衣幅巾斂以時服勿違吾志也

吳呂岱爲大司馬卒遺令殯以素棺疏巾布構葬送之制務從約儉子凱皆奉行之

是儀爲尚書僕射寢疾遺令素棺斂以時服務從省約年八十卒

張昭爲輔吳將軍卒遺令幅巾素棺斂以時服

諸葛瑾卒遺命令素棺斂以時服事從省約

晉石苞爲大司馬侍中臨薨豫爲終制曰延陵薄葬孔子以爲達禮華元厚葬春秋以爲不臣古之明義

也自今死亡者皆斂以時服不得兼重又不得飯含
爲愚俗所爲又不得爲設牀帳明器也定窆之後復
土滿坎一不得起墳種樹昔王孫裸葬矯時其子奉
命君子不譏况於合禮典者邪諸子皆奉遵遺令又
斷親戚故吏設祭

王祥爲太保疾篤著遺令訓子孫曰夫生之有死自
然之理吾年八十有五終手何恨不有遺言使爾無
述吾生值季末登庸歷試無毗佐之勲沒無以報氣
絕但洗手不須沐浴勿纏尸皆澣故衣隨時所服賜
山玄玉佩衛氏玉珖綬笥皆勿以斂西芒上土自堅

貞勿用甕石勿起墳隴穿深二丈椁趣容棺勿作前
堂布几筵置書箱鏡奩之且宿前但可施牀榻而已
夏侯湛爲散騎嘗侍將沒遣命小棺薄斂不脩封樹
論者謂湛雖生不砥礪名節死則儉約令終是深達
存亡之理

皇甫謐著論爲送終之制名曰玄晏先生以爲存亡
天地之定制人理之必至也故禮六十而制壽至於
九十各有等差防終以素豆流俗之多忌者哉雖未
至壽然嬰疾彌紀仍遭喪難神氣損劣困頓數年矣
嘗懼天隕不期慮終無素是以畧陳至懷夫人之所

貪者生也所惡者死也雖貪不得越期雖惡不可逃
遯人之死也精歇形散魂無不之故氣屬於天寄命
終盡窮體反真故尸藏於地是以神不存體則與氣
升降尸不以寄與地合形神形不隔天地之性也尸
與土并反真之理也今生不能保七尺之軀死何故
隔一棺之土然則衣衾所以穢尸棺槨所以隔真故
桓司馬石椁不如速朽季孫輿璠比之暴骸文公厚
葬春秋以爲華元不臣揚王孫親土漢書以爲賢於
秦始皇如令魂必有知則人鬼異制黃泉之親死多
於生必將備其器物用待亡者令若以存况終非卽

靈之意也如其無知則空奪生用損之無益而啓奸
心是昭露形之禍增亡者之毒也夫葬者藏也藏者
欲人之不得見也而大爲棺槨備增存物無異於埋
金路隅而書表於上也雖甚愚之人必將笑之豐財
厚葬以啓奸心或剖破棺槨或牽曳形骸或剝臂採
金環或捫腸求珠玉焚如之刑不痛於是自古及今
未有不死之人又無不發之墓也故張釋之曰使其
中有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欲雖無石槨又
何戚焉斯言達矣吾之師也夫贈終加厚非爲死也
生者自爲也遂生意於無益棄死者之所屬知者所

不行也易稱古之葬者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
樹是以死得歸真亡不損生故吾欲朝死夕葬夕死
朝葬不設棺槨不加纏斂不修沐浴不造新服殯哈
之物一皆絕之吾本欲露形入地以身親土或恐人
情染俗來又頓革理難今故猶爲之制奢不石槨儉
不露形氣絕之後便卽時服幅巾故衣蘧蔭裹尸麻
約二頭置大牀上擇不毛之地穿坑深十尺長一丈
五尺廣六尺坑訖舉牀就坑去牀下尸平生之物皆
無自隨唯齋孝經一卷示不忘孝道蘧蔭之外便以
親土土與地平還其故草使生其上無種樹木削除

使生跡無處自求不知不見可欲則奸心不生終始
無怵惕千載不慮患形骸與后土同體魂爽與元氣
合靈真篤愛之至也若亡有前後不得移祔祔葬自
周公來非古制也舜葬蒼梧二妃不從以爲一定何
必周禮無問師工無信卜筮無拘俗言無張神坐無
十五日朝夕上食禮不墓祭但月朔於家設席以祭
百日而止臨必昏明不得以夜制服嘗居不得墓次
夫古不崇墓智也今之封樹愚也若不從此是戮尸
地下死而重傷魂而有靈則冤悲沒世長爲恨鬼王
孫之子可以爲誠死誓難違幸無改焉而竟不仕太

康三年卒子童靈方回等遵其遺命
徐苗高密淳于人公府五辟博士再徵皆不就永寧
三年卒遺命濯巾澣衣榆棺雜塹露車載尸葦席瓦
器而已

太宰安平王孚臨終遺令曰有魏貞士河內溫縣司
馬孚字叔達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終始若
一當以素棺單椁斂以時服其家遵孚遺旨所給器
物一無施用

顏含為右光祿大夫將卒遺命素棺薄斂
庾峻為侍中諫議大夫臨終勅子珉朝卒夕殯幅巾
布衣葬勿擇日珉奉遵遺命斂以時服

杜夷為國子祭酒臨終遺命子晏曰吾少不出身頃
雖見羈錄冠舄之飾未嘗加體其角巾素衣斂以時
服殯葬之事務從簡儉亦不須苟取矯異也

宋王徽累官至義興太守固辭病卒遺令薄葬不設
輻旒鼓挽之屬施五尺床為靈二宿便毀以嘗所彈
琴置床上何長史來以琴與之何長史者偃也無子
家人遵之

廬陵王紹薨遺令斂以時服素棺周身太祖從之
張邵為征虜將軍雍州刺史臨終遺命祭以菜菓菹



席爲輜車諸子從焉

江夷爲湘州刺史散騎嘗侍卒遺命薄斂蔬奠務存
儉約

南齊崔慰祖爲始安王記室始安王遙光謀逆慰祖
繫尚方臨卒與從弟緯書令以棺親土不須塋勿設
靈座

沈麟士吳興武康人建武中以著作郎太子舍人徵
不起及卒以楊王孫皇甫謐深達生死而終禮矯俗
乃自爲終制遺令氣絕剔被取三幅布以覆屍及斂
仍移布於屍下以爲斂服反被左右兩際以周上不

復制覆被不須沐浴哈珠以本裙衫先所着禪凡二
服上加單衣幅巾履枕棺中唯此依士安用孝經旣
殯不復立靈座四節及祥權鋪席於地以設玄酒之
奠人家相承漆棺今不復爾亦不須旛成服後卽葬
作塚令小後耐更作小冢於殯合葬非古也塚不須
聚土成墳使上與地平王祥終制亦爾葬不須輜車
靈舫魁頭也不得朝夕下食祭奠之法至于葬唯清
水一盃子彘奉而行之州里皆稱歎焉
王秀之爲吳興郡守卒遺令朱服不得入棺祭則酒
脯而已世人僕妾直靈助哭當繇喪主不能淳至欲

以多聲相亂魂而有知吾當笑之

梁王敬裔爲太中大夫卒遺命不得設復魄旌旒一
蘆蔕籍下一枝覆上吾氣絕便沐浴籃輿載尸還忠
侯大夫塋中若不行此則戮吾尸於九泉敬裔外甥
許惠詔因阮研以聞詔曰敬裔令其息崇素氣絕便
沐浴藉以二蘆蔕鑿地歸身葬忠侯塋此達生之格
言賢夫玉匣石椁遠矣然子於父命亦有所從有所
不從今崇素若信遺意土周淺薄屬辭不施一朝見
侵狐鼠戮死已甚父可以訓子子亦不可行之外內
易棺此自奉親之情籍土而葬亦通人之意宜兩捨

兩取以達父子志棺周於身土周於椁去其牲奠斂
以時服一可以申情二可以稱家禮教無違生死無
辱此故當爲安也

孫讓爲光祿大夫臨終遺命諸子曰吾少無人間意
故自不求聞達而仕歷三代官成兩朝如我資名或
蒙贈謚自公體耳氣絕卽以幅巾就葬每存儉率比
見轎車過精非吾志也士安東以蘧蔕王孫裸入厚
地雖是匹夫之節取於人情未允今使棺足周身壙
足容柩旒書爵里無曰不然旒表命數差可停息直
儻輜牀裝之以蔕以嘗所乘者爲魂車他無所用焉

第二子貞巧乃織細縠裝輜以篋爲鈴佩雖素而華
帝爲舉哀甚悼惜之
張緒爲國子祭酒南郡王師及卒遺命作蘆葭輜車
引柩靈上置之水香火不設祭
孔休源爲金紫光祿大夫卒遺令薄葬節朔薦蔬菲
而已
到漑爲金紫光祿大夫與張綰劉之遴友密臨終託
張劉勒子孫薄葬之禮曰氣絕便斂斂以法服先有
冢毳斂竟便葬不須擇日凶事必存約儉孫姪不得
違言

韋叡爲散騎嘗侍護軍將軍以疾卒於家遺令薄葬
斂以時服

蕭琛爲侍中卒遺令諸子與妻同墳異藏祭以蔬菜
葬日止車十乘事存率素

劉苞爲太子洗馬臨終呼友人南陽劉之遴託以喪
事務從儉率

劉訐平原人刺史辟主簿不就卒於從兄敦舍臨終
執敦手曰氣絕便斂斂畢卽埋不須立靈筵勿設饗
祀無求繼祀敦從而行之

劉杳爲步兵較尉知著作臨終遺命斂以法服載以

露車還葬舊墓隨得一地容棺而已不得設靈筵祭
醮其子遵行之

劉敞隱居山林以山水書籍爲娛著華終論其辭曰
死生之事聖人罕言之矣孔子曰精氣爲物遊魂爲
變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而不違其文約其旨
妙其事隱其意深未可以臆斷難得而精覈聊肆狂
瞽請試言之夫形慮合而爲生魂質離而稱死合則
起動離則休寂當其動也人皆知其神及其寂也物
莫測其所趣皆知則不言而義顯莫測則逾辨而理
微是以勛華曠而莫陳姬孔抑而不說前達往賢互

生異見季扎云骨肉歸於土魂氣無不之莊周云生
爲徃後死爲休息尋此二說如似相反何者氣無不
之神有也死爲休息神無也原憲云夏后氏用明器
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
示民疑也考之記籍驗之前志有無之辨不可歷言
若稽諸內教判乎釋部則諸子之言可尋三代之禮
無越何者神爲生本形爲生具死者神離此具而卽
非彼具也雖死者不可復反而精靈迥變未嘗滅絕
當其離此之日識用廓然故夏后明器示其弗反卽
彼之時魂靈知滅故殷人祭器顯其猶存不反則合

乎莊周猶存則同乎季札各得一隅無傷厥義故周人有兼用之禮尼父發遊魂之唱不其然乎若廢偏携之論探中途之旨則不仁不智之譏於是乎可息夫形也者無知之質也神也者有知之性也有知不獨存依無知以自立故形之於神逆旅之館也及其死也神去此而適彼也神已去此館何用存速朽得理也神已適彼祭何所施祭則失理也而姬公孔子之教不然者其有以乎蓋禮樂之興出於澆薄俎豆綴兆生於俗弊施靈筵陳棺槨設饋奠建丘壟蓋欲令孝子有追思之地爾夫何補於已遷之神乎故上

古衣之以薪棄之中野可謂遵盧赫胥皇熊炎帝蹈於失理哉是以子羽沈川漢伯方壙文楚黃壤士安麻索此四子者得理也忘教也若從四子而越遊則平生之志得矣然積習坐嘗難卒改革一朝肆志儻不見泥今欲翦截煩厚務存儉易進不裸尸退異嘗俗不傷存者之念有合至曰之道孔子云斂手足形旋葬而無槨斯亦貧者之禮也余何陋焉且張奐止用幅巾王肅唯盥手足范冉斂畢便葬奚珍無設筵几文度故舟爲槨子廉牛車載柩叔起誠絕墳壠康成使無卜吉此數公者尚或如之况於吾人而尚華

秦今欲髣髴景行以爲軌則儻合中庸之道庶免徒費之譏氣絕不須復魂盥洗而斂以一千錢而治棺單故裙衫衣巾枕屨此外送往之具棺中嘗物及餘閣之祭一不得有所施世多信李彭之言可謂惑矣余以孔釋爲師差無此惑斂訖載以露車歸於舊山隨得一地地足爲塋塋足容棺不須塋甃不勞封樹勿設祭享勿置几筵無用茅君之虛坐伯夷之杆水其蒸嘗繼嗣言象所絕事止余身無傷世教家人長幼內外姻戚凡厥友朋爰及寓所咸願成余之志幸勿奪之明年疾卒

顧憲之固辭官寵居家授大中大夫臨終爲制以勅其子曰夫出生入死理均晝夜生旣不知所從來死亦安識所往延陵所云精氣上歸於天骨肉下歸於地魂氣則無所不之良有以也雖復茫昧難徵若要非妄百年之期迅若馳隙吾今豫爲終制瞑目之後念竝遵行勿違吾志也莊周澹臺達生者也王孫士安矯俗者也吾進不及達退無所矯嘗謂中都之制允理愜情衣周於身示不違禮棺周於衣足以蔽身入棺之物一無所須載以輜車覆以粗布爲使人勿惡也漢明帝天子之尊猶祭以杆水脯糗范史雲烈

士之高亦莫以寒水乾飢况吾卑庸之人其可不節
喪也喪易寧戚自是親親之情禮奢寧儉差可得繇
吾意不須嘗施靈筵可止設香燈使致哀者有憑爾
朔望祥忌可權安小牀暫設几席唯下素饌勿用牲
牢蒸嘗之祠貴賤罔替備物難辨多致疎息祠先人
自有舊典不可有關自吾以下祠止用蔬食時菓勿
同於上世也亦令子孫四時不忘其親爾孔子云雖
菜羹瓜祭必齊如也本貴誠敬豈求備物哉
陳謝貞之爲丹陽丞以母憂去職加招遠將軍固辭
後卒貞之病亟遺疏告族子凱曰吾少罹酷罰十四

傾外蔭十六鍾太清之禍流離絕國二十餘載號天
踏地遂同有感得還侍奉守先人墳墓於吾之分足
矣不悟朝廷採拾空薄累致清階縱其殞絕無所酬
報今在憂棘晷漏人盡斂手而歸何所多念氣絕之
後若直棄之草野依僧家尸陀林法是吾所願止恐
過於獨異爾可用薄版周身載以露車覆以葦席坎
山而埋之又吾終眇兄弟無他子孫靖年幼少未閑
人事但可三月施小牀設香水盡鄉兄弟相厚之情
卽除之無益之事勿爲也
周弘直遷太嘗卿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遇疾且卒

乃遺疏勅其家曰吾今年已來筋力減耗可謂衰矣而好生之情曾不自覺唯務行樂不知老之將至今時制云及將同朝露七十餘年頗經豐足啓手告全差無遺恨氣絕已後便買市見材材必須小形者使易提掣斂以時服古人通制但下見先人必須備禮可著單衣裙衫故履既應待養宜備紛帨或逢善友又須香烟棺內唯安白布手巾粗香爐而已其外一無所用卒于家後魏任城王雲爲雍州刺史薨於州遺令薄葬勿受贈襚諸子奉遵其旨

崔寬卒遺令薄葬斂以時服程駿爲秘書令病篤乃遺命曰吾存尚儉薄豈可沒爲奢厚乎昔王孫裸葬有感而然士安蘧蔭頗亦矯厲今世旣休明百度循禮彼非吾志也可斂以時服明器從古遂卒

韓麒麟爲冠軍將軍齊州刺史卒遺勅其子殯以素棺事從儉約

北齊薛淑累遷尚書僕射卒臨終勅其子斂以時服踰月便葬不聽干求贈官自制喪車不加彫飾但用麻爲流蘇繩用網絡而已明器等物並不令置

廣陽王嘉薨遺命薄葬

李宣茂卒遺命薄葬

宋遊道爲大府卿天保元年卒遺令薄葬不立碑表

不求贈諡

後周薛端爲基州刺史未幾卒遺誠薄葬州府贈遺

勿有所受

韋夔高尚不仕以年老豫誠其子等曰昔士安以蘧
蓀束體王孫以布囊繞尸二賢高達非庸才能繼吾
死之日可斂舊衣勿更新造便棺足周尸牛車載柩
墳高四尺壙深一丈其餘煩雜悉無用也朝晡奠食

於事彌煩吾不能頓絕汝輩之情可朔望一奠而已
仍薦蔬素勿設牲牢親友歆以物弔祭者竝不得受
吾嘗恐臨終恍惚故以此言預戒汝輩瞑目之日勿
違吾志也

李彥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臨終遺誠其子
等曰昔人以窾木爲槨葛藟爲緘下不亂泉上不泄
臭此實吾平生之志也但事旣矯枉爲世所譏今可
斂以時服葬於境壻之地勿用明器塗車及儀衛等
爾其念之朝廷嘉焉不奪其志

柳霞爲驃騎大將軍開府霍州刺史臨終遺誠薄葬

其子等竝奉行之
姚察爲太子內舍人大業二年終於東都遺命薄葬
務從率儉其畧曰吾家世素士自有嘗法吾意斂以
法服竝空用布土周於身又恐汝等不忍行此必不
爾須松板薄棺纔可周身土周於棺而已葬日止粗
車卽送厝舊塋北

唐李勣爲司空遇疾謂弟弼曰吾見人多埋金玉亦
不須爾唯以布裝露車載我柩棺中斂以嘗服唯加
朝衣一副死儻有知望得著此奉見先帝明器唯作
馬五六匹下帳用縵布爲頂白紗爲裙其中著十箇

木人示依古禮芻靈之義此外一物不用

傅奕臨終誠其子曰古人裸葬汝宜行之

高士廉爲開府儀同三司申國公遺命曰生死之義
自然之道葬者藏也欲人不知厚殉增墳吾所未取
啓手之後墓中無內餘物唯置衣一襲及平生所好
之書示先王之訓可用終身諸子遵而行之

蕭瑀爲金紫光祿大夫宋國公臨終遺言曰生而必
死理之嘗分氣絕後可著單服一通以充小斂棺內
施單席而已奠後速朽不得別加一物無假卜日唯
在速辦自古聖哲非無此等爾宜勉之諸子聿遵先

志襲斂在於率儉
蘇瓌睿宗朝為左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及薨遺
令薄葬及祖載之日官給仗外唯有布車一乘論者
稱之

令狐楚為山南西道節度臨終誠諸子曰吾生何益
於人無請謚號無受軍府賙贈葬以布車一乘無或
加飾無用鼓吹銘誌能敘事者則為之無擇高位
李夷簡自布衣至將相以直道著聞將終不亂深以
違禮厚葬為戒謂浮屠法非先儒教身歿之後釋氏
有為功德一皆止之不許建神道碑但誌墓而已議

者謂其立身行道有始有卒

盧承慶為金紫光祿大夫臨終誠其子曰死生至理
亦猶朝之暮吾死斂以嘗服晦朔無薦牲葬勿卜日
器用陶漆棺而不椁墳高可識碑志著官號年月無
用虛文贈幽州都督謚曰定

冊府元龜 薄葬 卷之九百七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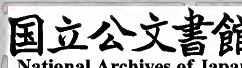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一百五十八

工巧 雜伎

工巧

周官六職工居一焉古先哲人爍金以為刃凝土以為器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利用於民其業盛廣智者創物巧者述之所謂冰生水而更寒色出藍而



益青疏鑿其流功侔造化惠發於心匠成於手應世以濟時力少而功倍至有潛運機關自能飛動百工之事咸有妙焉然有固作無益以蕩上心則非聖人之旨也

奚仲作車

昆吾作陶

胡曹作衣

王冰作服

夷羿作弓

高元作室

虞姁作舟

伯益作井

赤冀作日

乘雅作駕

公輸般魯人公輸若之族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

小言年尚幼未知禮 般請以機封 般下棺於椁般乃伎巧者見若

掌斂事而言尚幼請代之而欲嘗其伎巧 將從之 時人服般之功也 公肩假曰不

可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 以已字言寧有強使汝者與以

僭於禮有以作機巧 又公輸般削竹木為鵲成而飛

非也以與已字本同 又論行云魯般墨子之巧刻木為鳶飛之一日而不集 又公輸般

之二日不下



為楚作高雲梯欲以攻宋墨子聞之往見荆王曰臣以為宋必不可得王曰公輸天下之巧工也且為攻宋之械矣墨子曰請試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誠墨子設守宋之備公輸九攻之墨子九却之不能入故荆輟不攻宋

漢雒下閎營渾天儀于望人度之耿申丞象之後漢張樹善機巧尤致思於天文為太史令遂乃研覈陰陽盡璇璣之正作渾天儀又造候風地動儀以精銅鑄成員徑八尺合蓋隆起形似酒樽飾以篆文山龜鳥獸之形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闕發機外有

八龍首銜銅丸下有蟾蜍張口承之其牙機巧制皆隱在樽中覆蓋周密無際如有地動樽則振龍機發吐丸而蟾蜍銜之振聲激揚伺者因此覺知雖一龍發機而七首不動尋其方面乃知震之所在驗之以事合契若神自書典所記未之有也嘗一龍機發而地不覺動京師學者咸怪其無徵後數日驛至果地震隴西於是皆服其妙
又云令二輪獨也
蔡倫為尚方令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為紙縑貴而簡重竝不便於人倫乃造意用櫛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為紙元興元年奏上之帝善



州之九

其能自是莫不從用焉故天下咸稱蔡侯紙湘州記日來陽

縣北有漢黃門蔡倫宅宅西有一石云是倫春紙日也

魏馬鈞巧思絕世傳玄序之曰馬先生之名巧也少而遊豫不自知其為巧為博士居貧乃思綾機之變而世人知其巧矣舊綾機五十綜者五十躡六十綜者六十躡鈞患其喪功費日乃皆易以十二躡其奇文異變因感而作者猶自然之成形陰陽之無窮比輪扁之對不可以言為給事中與嘗侍高堂隆驍騎將軍秦朗爭論於朝言及指南車二子謂古無指南車記言之虛也鈞曰古有之未之思爾夫何遠之有

二子哂之曰先生名鈞字德衡鈞者器之模而衡者所以定物之輕重輕重無準而莫不模哉鈞曰爭空言不如試之易效也於是二子遂以白明帝詔鈞作之而指南車成此一異也從是天下服其巧矣居京都城內有地可為園患無水以灌之乃作翻車令童兒轉之而灌水自覆更入更出其巧百倍於嘗此二異也其後人有上百戲者能設而不能動也帝以問鈞可動否鈞曰可動帝曰其巧可益否鈞曰可益受詔作之以大木彫構使其形若輪平地施之潛以水發焉設為女樂舞象至令木人擊鼓吹簫又作山嶽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九十八 四

使木人跳丸擲劍緣繩倒立出入自在百官行署春磨鬪鷄變巧百端此三異也鈞見諸葛亮連弩日巧則巧矣未盡善也言作之可令加五倍又患發石車敵人之於案邊縣濕牛皮中之則墮石不能連屬而至欲作一輪懸大石數十以機鼓輪為嘗則以斷懸石飛擊敵城使首尾電至嘗試以車輪縣瓠甕數十飛之數百步矣

蜀諸葛亮為丞相損益連弩謂之元戎以鐵為矢矢長八寸一弩十矢俱發亮集載作木牛流馬法曰木牛者方腹曲頭一脚四足頭入領中舌著於腹載多

而行少宜可大用不可小使特行者數十里群行者二十里也曲者為牛頭雙者為牛脚橫者為牛領轉者為牛足覆者為牛背方者為牛腹垂者為牛舌曲者為牛肋刻者為牛齒立者為牛角細者為牛鞅攝者為牛鞅軸牛仰雙轆人行六尺牛行四步載一歲糧日行二十里而人不大勞流馬尺寸之數肋長三尺五寸廣三寸厚二寸二分左右同前軸孔分墨去頭四寸徑中二寸前脚孔分墨二寸去前軸孔四寸五分廣一寸前杠孔去前脚孔分墨二寸七分孔長二寸廣一寸後軸孔去前杠分墨一寸五分大小與



前同後脚孔分墨去後轉孔三寸五分大小與前同
後杠孔去後脚孔分墨二寸七分後載尅去後杠孔
分墨四寸五分前杠長一尺八寸廣二寸厚一寸五
分後杠與等版方囊二枚厚八分長二尺七寸高一
尺六寸五分廣一尺六寸每枚受米二斛三斗從上
杠孔去肋下七寸前後同上杠孔去下杠孔分墨一
尺三寸孔長一寸五分廣七分八厘孔同前後四脚
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形制如象軒長四寸徑面四寸
三分孔徑中二脚杠長二尺一寸廣一寸五分厚一
寸四分同杠耳

吳張昭弟奮年二十造作攻城大攻車爲步騭所薦
昭不願曰汝年尚少何爲自委於軍旅乎奮對曰昔
童汪死難子奇治阿奮實不才爾於年不爲少也遂
領兵爲將軍連有功效至平州都督封樂鄉亭侯
葛衡字思真明達天官能爲機巧作渾天使地居於
中以機動之天轉而地止以上應晷度

晉杜預爲度支尚書以周廟欵器至漢東京猶在御
坐漢末喪亂不復存形制遂絕預創意造成秦上之
武帝甚嘉歎焉

嵇康性絕巧而好鍛宅中有一柳樹甚茂乃激水環

之每夏居其下以鍛官至中散大夫

謝安字安石初元帝過江之後舊章多缺其輦亦亡
制度太元中安率意造焉及破苻堅於淮上獲京都
舊輦形制無差大小如一安位至太保

區紙衡陽人甚有巧思造木室作一婦人居中人扣
其戶婦人開戶出當戶再拜還內戶內又作鼠布於
中四方丈餘開四門門中有一木人縱四五鼠欲出
門木人輒推木掩之門閉如此鼠不得出又作指南
車及木奴令舂穀作米中宗聞其巧詔補尚方左較
陳臆以工巧見知

後趙邴輔好學有才藝巧思機智妙於當時襄國宮
殿臺榭皆輔所營

解飛爲尚方令機巧若神妙思奇發造指南車賜爵
關內侯

前燕楊裕爲慕容皝左司馬裕有巧思及遷都和龍
皝所制城池宮閣皆裕之規模

南燕張綱爲慕容超尚書超爲晉劉裕所圍遣綱出
求救於姚興爲裕所得於是張綱爲裕造衝車覆以
版屋蒙之以皮并設諸奇巧城上火石弓矢無所施
用又爲飛樓懸梯木慢之屬遙臨城上

宋張永多能精思爲廣陵王誕北中郎錄事參軍太祖世造華林園玄武湖竝使永監統凡諸制置皆受則於永

謝莊字希逸爲隋王誕後軍諮議領記室分左氏經傳隨國立篇製木方丈圖山川地土各有分理離之則州別郡殊合之則宇內爲一

南齊祖冲之爲謁者僕射初宋武平關中得姚興指南車有外形而無機巧每行使人於內轉之升明中太祖輔政使冲之追脩古法冲之改造銅機圓轉不窮而司方如一馬鈞以來未之有也時有北人索馭

麟者亦云能造指南車太祖使與冲之各造使於樂遊苑較試而頗有差僻乃毀焚之永明中竟陵王子良好古冲之造欹器獻之冲之以諸葛亮有木牛流馬乃造一器不因風水施機自運不勞人力又造千里船於新亭江試之日行百里餘於樂游苑造木碓磨世祖親自臨視又特善算永元二年冲之卒祖暅之冲之子也少傳家業究極精微亦有巧思入神之妙般倕無以過也

劉休爲散騎嘗侍太祖造指南車以休有思理使與王僧虔對共監試

梁陶弘景丹陽秣陵人隱居茅山自號陶隱居嘗造
渾天象高三尺許地居中央天轉而地不動以機動
之悉與天相會

陳徐世譜爲左衛將軍高祖之拒王琳其水戰之具
悉委世譜世譜性機巧諳解舊法所造器械竝隨機
損益妙思出人

孫瑒巧思過人爲起部尚書軍國器械多所創立
後魏李冲機敏有巧思北京明堂圓丘太廟及雒都
初基安處郊兆新起寢皆資於冲勤志強力孜孜無
怠且理文簿兼營匠制几案盈積剗刷在手初不勞

厭冲位至尚書僕射

栢儉豫州人殿中將軍闕文備郭安興竝機巧雒中
永寧寺九層塔安興爲匠也

王椿雅有巧思凡所營製可爲後法

北齊郎基爲海西鎮將梁吳明徹率衆攻圍海西基
獎勵兵民固守百餘日軍糧具罄凱仗亦盡乃至削
木爲箭剪紙爲羽圍解還朝僕射揚愔迎勞之日卿
本文吏遂有武略削木剪紙皆無故事班墨之思何
以相過

隋何稠字桂林國子祭酒妥之兄子也父通善斲玉

稠性絕巧有智思用意精微年十餘歲遇江陵陷隨
安入長安仕周爲御飭下士及高祖爲丞相召補參
軍兼掌細作開皇中歷太府丞稠博覽古圖多識舊
物波斯嘗獻金線錦袍組織殊麗上命稠爲之稠錦
既成踰所獻者帝甚悅時國中久絕玻璃之匠人無
敢厝意稠以綠瓷爲之與真不異又煬帝幸楊州謂
稠曰今天下大定朕承洪業服章文物闕畧猶多卿
可討閱圖籍營造輿服威儀送至江都也其日拜太
府少卿稠於是營黃麾三萬六千人仗及車輿輦輅
皇后鹵簿百官儀服依期而就送於江都所役工十

萬餘人用金銀錢物鉅億計帝使兵部侍郎明雅選
部薛邁等勾覈之數年方竟毫釐無舛稠叅會今古
多所改創魏晉以來皮弁有纓而無笄導稠曰此古
田獵之服也今服以入廟宜變其制故弁施象牙簪
導自稠始也又從省之服初無珮綬稠曰此乃晦朔
小朝之服安有人臣謁帝而除去印綬兼無珮玉之
節乎乃加獸頭小綬及珮一隻舊制五輅於轅上起
籍天子與參乘同在箱內稠曰君臣同所過爲相通
乃廣爲盤輿別構欄楯侍臣立於其中於內復起須
彌平坐天子獨居其上自餘麾幢文物增損極多後

遷太府卿兼領少府監遼東之役攝右屯衛將軍領御營弩手三萬人時工部尚書宇文愷造遼水橋不成師未得濟右屯衛大將軍麥鐵杖因而遇害帝遣稠造橋二日而就又帝令造戎車萬乘鈎陳八百連帝善之又帝征遼水遣稠制行殿及六合城至是帝於遼左與賊相對夜中施之其城周迴八里城及女垣各高十仞上布甲士立仗建旗四隅置闕面列一觀觀下三門遲明而畢高麗望見謂若神功
耿詢字敦信丹陽人滑稽辯給伎巧絕人陳後主之世以客從東衡州刺史王勇於嶺南勇卒詢不歸遂

與諸越相結皆得其歡心會郡俚反叛推詢爲王柱國王世積討擒之罪當誅自言巧思世積釋之以爲家奴久之見其故人高智寶以玄象直太史詢從之受天文算術詢創意造渾天儀不假力以水轉之施於閭室中使智寶外候天時合如符契世積知而奏之高祖配詢爲官奴給使太史局又作馬上刻漏世稱其妙帝初卽位進欹器帝善之放爲良民歲餘授右尚方署監事

劉龍河間人性強明有巧思齊後主知之令脩三爵臺甚稱旨因歷職通顯及高祖踐祚大見親委拜將

軍將作大匠遷都之始與高頴參掌制度代號為能黃亘者不知何許人及其弟袞俱巧思絕人煬帝每令其兄弟直少府將作於時改創多務亘袞每參典其事凡有所為何稠先令亘袞立樣當時工人皆稱其莫能有所損益亘至朝散大夫袞官至散騎嘗侍宇文愷為營宗廟副監太子左庶子廟成別封甌山縣公及遷都文帝以愷有巧思詔領新都副監高頴雖總大綱凡有規畫皆出於愷會朝廷以魯班故道久絕不行令愷脩之既而帝建仁壽宮右僕射楊素言愷有巧思於是拜簡較將作大匠煬帝時為工部

尚書長城之後詔愷規度之時帝北巡欲誇戎狄令愷為大帳其下坐數千人帝大悅賜物千段又造觀風行殿上容侍衛者數百人離合為之下施輪軸推移倏忽有若神功夷狄見之莫不驚駭帝彌悅焉前後賞賚不可勝紀

宇文述大業中為左衛大將軍有巧思凡有所裝飾皆出人意表數以奇服異物進獻宮掖繇是帝彌悅焉

虞孝仁煬帝初為候衛長史兼領金谷監禁御苑唐閻立德隨殿內少監毗子也武德中為尚衣奉御



立德兄弟竝素承家業巧思知名至是造袞冕等六服竝腰輦繖扇咸依古式

李昭德為內史以雒水大津之東立德坊西南隅有中橋及利涉橋以通行李上元中司農卿韋機始移中橋置於安衆坊之左街當長夏門都人甚以為便因廢利涉橋所省萬計然歲為雒水衝注嘗勞治葺昭德創意積石為脚銳其前以分水勢自是竟無漂損

衛普喜為同州襄城府衛士造指南車詔授陪戎較尉仍直少府監嗣曹

王臯為洪州觀察使多巧思嘗為戰艦挾以二輪令蹈之颶風鼓浪其疾如挂帆席凡造物必省易而為久不可敗

金公立為典作官元和十年十二月帝閱新作指南車記里鼓於令德殿賜公立緋服銀章及馬一匹至穆宗元和十五年十月故金忠義男公亮進脩成指南車記里鼓又文宗太和元年六月賜修指南車記里鼓人故金忠義男公亮緋衣牙笏錦三十疋

雜伎

孔子有言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然則六藝之末



百伎斯出觸類而長為塗非一雖云藝成而下蓋乃
執以事上專其業者不二利其器則必善是故游心
精識影響斯應巧發奇中毫釐罔差斯皆傳習有師
臻究在已擅名厥世著論有要至乃投虛得養生之
道奮勇銜兵家之勢造物成法濟時有用斯亦小智
之絕倫者也

伯樂秦人善相馬

庖丁宋人好解牛用刀十九年刃若新剗

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穆子荀吳投壺晉侯先穆子

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水名山名寡君中此為諸侯師中

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澠水出齊國臨淄縣北入時水

陵大阜也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代更也亦中之

漢削氏以洗削鼎食洗削治刀劍也

相里以馬醫學擊鍾

黃直以相馬立名天下

雷長儒以相龜立名

褚氏史失其名滎陽人以相牛立名

衛瑄代大陵人以戲車為郎事文帝戲車若今之弄車之伎

雷被為淮南王安郎中安太子遷學用劔自以為莫

及聞被巧召與戲被一再辭讓誤中太子



尹翁歸善擊劍人莫能當官至扶風

張仲曲成侯以善擊刺學用劍立名天下

後漢馬援為伏波將好騎善別名馬於交趾得駱越

銅鼓乃鑄為馬式還上之因表曰夫行天莫如龍行

地莫若馬馬者甲兵之本國之大用安寧則以別尊

卑之序有變則以濟遠近之難昔有騏驥一日千里

伯樂見之昭然不惑近世有西河子輿亦明相法子

輿傳西河儀長孺長孺傳茂陵丁君都君都傳成紀

楊子阿臣援嘗師事子阿受相馬骨法考之於行事

輒有驗效臣愚以為傳聞不如親見視景乃如察形

今欲形之於生馬則骨法難備且又不可傳之於人

孝武皇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鑄銅作馬法獻之有

詔立馬於魯班門外則更名魯班門曰金馬門臣謹

依儀氏鞞中帛氏口齒謝氏唇髻丁氏身中備此數

家骨相以為法援銅馬相法曰水火欲分明水火在鼻兩孔間也上唇欲急而方口中欲

紅有光此馬千里領下欲深下唇欲緩牙欲前向牙欲去齒一寸則四百里牙劍鋒則千里目欲滿而澤

腸欲充廉欲小季肋欲長懸薄欲厚而緩懸薄眼也腹下欲平滿汗溝欲深長而膝木欲起肘腋欲開膝

欲方蹄欲厚三寸堅如石鞞音居奇切馬高三尺五寸圍四尺五寸有

詔置於宣德殿下以為名馬式焉

梁冀為大將軍能蹴鞠蹴鞠者傳言黃帝所作或曰起戰國之時蹋鞠兵勢也所



以講武知
有材也

馬嚴好擊劔從其故門生肆都學之官至將作大匠
魏許允爲鎮北將軍假節督河北諸軍事允善相印
將拜以印不善使更刻之如此者三允曰印雖始成
而已被辱問送印者果懷之而墜於厠相印書曰相
印法本出陳長文長文以語韋仲將印上揚利從仲
受法以語許士宗利以法術占吉凶十之可中八九
仲將問長文從誰得雜衣文曰本出漢世有相印相
笏經文有鷹經牛經馬經印工宗養以法語程申伯
是故有一十三家相法傳於世

孔桂字叔林性便辟曉博奕蹴鞠太祖愛之每在左
右

嚴翰字公仲篤好擊劍

朱建平善相術於里巷之間效驗非一太祖聞之召
爲郎又善相馬文帝將出取馬外入建平道過之語
曰此馬之相今日死矣帝將乘馬馬惡衣香驚嚙文
帝滕帝大怒卽便殺之

游楚好樗蒲投壺自娛後爲北地太守

王弼爲尚書郎善投壺

王湛字處仲爲汝南內史湛少有隱德宗族皆以爲

癡兄子濟輕之濟所乘馬甚愛之湛曰此馬雖快然力薄不堪苦行近見督郵馬當勝但芻秣不至耳濟試養之而與已馬等湛又曰此任重方知之平路無以別也於是當蟻封內試之濟馬果躓而督郵馬如嘗濟歎異

王胡之為丹陽尹善於投壺手熟閉目而投南齊庾道愨尤精相板宋明帝時山陽王休祐屢以言語忤顏見道愨託以已板為他物令道愨占之道愨曰此乃甚貴然使人多愆忤休祐以褚彥回詳密求換其板他日彥回侍明帝自稱下官帝多忌甚不

悅休祐具以狀言帝乃意解道愨任齊位射聲較尉垣榮祖為東海太守榮祖善彈鳥毛盡而鳥不死海鵠群翔榮祖登城西樓彈之無不折翅而下王敬則年二十餘善拍張補刀戟左右宋前廢帝景和中嘗使敬則跳刀高出白虎幢五六尺接無不中乃補俠轂墜主後至大司馬梁王神念為爪牙將軍少善騎射既老不衰嘗於高祖前執二方楯左右交度馳馬往來冠絕群伍時復有楊華者能作驚軍騎竝一時妙捷



聖哲之姿挾霸王之術屬世道之交喪致才命之乖
舛樓遑道路迫於凍餒遭罹罪罟濱於死亡或淪陷
於殊鄉或流放於裔壤百齡奄而忽已六合廣而莫
容猶復寓情於文翰遺恨於來裔誠以有生之至艱
人倫之共恨也至或無德而祿以至疾顛枉道事人
自貽伊戚雖櫻咎悔非世之所嘆云

審戚齊人家貧無以自資扣牛角而歌曰南山硿白
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纔至許從昏飯牛
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

越石父齊人也凍餓為人臣僕三年晏嬰解左騾贖

之

戈夷違齊如魯天大寒而與門弟子宿於郭外寒踰
甚謂弟子曰子與我衣我活我與子衣子活我國士
也為天下惜子不肖人不足愛也子與我衣弟子曰
夫不肖人惡能與國士衣哉戈夷解衣與弟子夜半
而死弟子遂活

漢鄧通官至上大夫免官家居無何人有告通盜出

徼外鑄錢

徼猶塞也東北謂之塞西南謂之徼

下吏驗問頗有之遂

遂成

也成其罪狀也

竟案盡沒入之通家尚負責數鉅萬

積共前後所犯

合沒官者數多除其見在財物以外尚負官數鉅萬

長公主賜通

即館陶長公主文帝女

吏輒隨沒之一簪不得著身於是長公主乃令假衣
食 公主給其衣食而恐吏沒入故託云假借 竟不得
之爾非通自有也此所謂不得名一錢

名一錢寄死人家

息夫躬封宜陵侯為左曹光祿大夫免官就國未有
第宅寄居丘亭 丘空也 姦人以為侯家富嘗夜守之躬

邑人河內掾賈惠往過躬教以祝盜方以桑東南指

枝為七 桑東南出之枝 畫北斗七星其上躬夜自披髮立中

庭向北斗持七招指祝盜 或招或指以 人有上書言
求福排禍

躬懷怨恨祝詛上遣侍御史廷尉監建繁雒陽詔獄

欲掠問躬仰天大譁因僵仆吏就問云噤已絕血從

耳鼻出食頃死初躬侍詔數危言高論自恐遭害著

絕命辭後數年乃死如其文

後漢馮衍字敬通更始僕射鮑永安集北方以衍為

立漢將軍領狼孟長屯太原光武即位永衍知更始

已歿乃罷兵幅巾降河內帝怨衍等不時至永以立

功得贖罪遂任用之而衍獨見黜建武六年日食衍

上書陳八事帝將召見初衍為狼孟長以罪摧陷大

姓令狐略是時略為司空長史讒之於尚書令王護

尚書周生豐曰衍所以求見者欲毀君也護等懼之

即共排間衍遂不得入後外戚陰興新陽侯陰就浮



敬重衍衍遂與交結帝懲西京外戚賓客故皆以法
繩之衍繇此得罪嘗自詣詔獄有詔赦不問西歸故
郡閉門自保不敢復與親故通建武末又上疏自陳
猶以前過不用衍不得志退而作顯志賦顯宗卽位
又多短衍以文過其實遂廢於家嘗慷慨歎曰衍少
事名賢經歷顯位懷金垂紫竭節奉使不求苟得嘗
有凌雲之志三公之貴千金之富不得其願不槩於
懷貧而不衰賤而不恨年雖疲曳猶庶幾名賢之風
修道德於幽冥之路以終身名爲後世法居貧年老
卒

張升陳留人桓帝世黨錮事起升守外黃令去官歸
鄉里道逢友人共班草而言升曰吾聞趙殺鳴犢仲
尼臨河而反覆巢竭淵龍鳳逝而不至今宦豎日亂
陷害忠良賢人君子其去朝乎夫德之不建人之無
援將性命之不免奈何因相抱而泣有老父不知何
許人趨而遇之植其杖太息言曰二大夫何泣之悲
也夫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懸去將安所雖泣
何及乎二人欲與之語不顧而去莫知所終
趙岐京兆人爲郡功曹是時中嘗侍唐衡兄玠爲京
兆虎牙都尉郡人以玠進不繇德皆輕侮之岐又數

爲貶議玆深毒恨及玆爲京兆尹岐懼禍及與從子
馱逃避玆果收岐家盡殺之岐遂逃難四方江淮海
岱靡所不歷自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時安丘孫嵩
遊市見岐非嘗人停車呼與共載岐懼失色嵩曰視
子非賣餅者又相問而色動不有重怨卽亡命乎我
北海孫賓石勢能相濟岐素聞嵩名卽以實聞之遂
以俱歸藏岐複壁中數年岐作危屯歌二十三章後
諸唐死滅因赦乃出官至太僕

范滂汝南征羌人郡署功曹建寧二年大誅黨人詔
下急捕滂滂卽自詣獄謂其子曰吾欲使汝爲惡則
惡不可爲使汝爲善則我不爲惡行路聞之莫不流
涕

趙壹字元叔恃才倨傲爲鄉里所擯後屢抵罪幾至
死友人救得免壹乃貽書謝恩曰昔原大夫贖桑不
絕氣傳稱其仁秦越人還虢太子結脈世著其神設
曩之二人不遭仁遇神則結絕之氣竭矣然而構脯
出乎車軫鍼石運乎手爪今所賴者非直車軫之構
脯手爪之鍼石也乃收之於斗極還之於司命使乾
皮復含血枯骨復被肉允所謂遭仁遇神真所宜傳
而著之余畏禁不敢班班顯言竊爲窮鳥賦一篇

胡毋班王康之妹夫董卓使班奉詔到河內解釋義兵康受表紹旨收班繫獄欲殺之以徇軍班與康書云自古以來未有下土諸侯舉兵向京師者劉向傳曰鄭鼠忌器器猶忌之况卓今處宮闕之內以天子爲藩屏幼主在宮如何可討僕與太傅馬公太僕趙岐少府陰脩俱受詔命關東諸郡雖實嫉卓猶以銜奉王命不敢玷辱而足下獨囚僕於獄欲以釁鼓此悖暴無道之甚者也僕與董卓有何親戚義豈同惡而足下張虎狼之口吐長蛇之毒恚卓遷怒何甚酷哉死人之所難然恥爲狂夫所害若亡者有靈當訴

足下於皇天夫婚姻者禍福之機今日著矣曩爲一體今爲隙仇亡人子二人則君之甥身沒之後慎勿令臨僕屍骸也康得書抱班二子而泣遂死於獄蜀許靖汝南人少與從弟邵俱知名而私情不協邵爲郡功曹排擯靖不得齒敘以馬磨自終吳孟宗爲驃騎朱據軍吏將母在營旣不得志又夜雨屋漏因起涕泣以謝母母曰但當自勉之何足泣也

晉王尼辟車騎府舍人不就雒陽陷避亂江夏王澄爲荊州刺史遇之甚厚尼早喪婦止有一子無居宅

唯蓄露車有牛一頭每行輒使子御之暮則共宿車
上嘗歎曰滄海橫流處處不安也俄而澄卒荆土饑
荒尼不得食乃殺牛壞車煮肉噉之既盡父子俱餓
死

劉琨鎮荊州父母爲劉聰所害琨與段匹磾期討寇
琨慮及危亡而大恥不雪亦知匹磾夷狄難以義仗
冀輸寫至誠僥倖萬一每見將佐發言慷慨悲其道
窮欲率部曲死於賊壘斯謀未果竟爲匹磾所拘自
知必死神色怡如也爲五言詩贈其別駕盧諶曰幄
中有懸壁本自荆山球惟彼太公望昔是渭濱叟鄧

生何感激千里來相求白登幸曲逆鴻門賴留侯重
耳憑五賢小白相射鉤能隆二霸王安問黨與讐中
夜撫枕歎相與數子遊吾衰久矣夫何其不夢周誰
云聖達節知命故無憂宣尼悲獲麟西狩涕孔丘功
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時哉不我與去矣如雲浮朱
實隕勁風繁英落素秋狹路傾華蓋駭駟摧雙輶何
意百鍊剛化爲繞指柔琨詩託意非嘗攄暢幽憤遠
想張陳感鴻門白登之事用以激諶諶素無奇畧以
嘗詞酬和殊乖琨心會王敦密使匹磾殺琨琨聞敦
使至謂其子曰處仲使來而不我告

處仲敦字

是殺我也

死生有命但恨仇恥不雪無以下見二親爾因歎歎不能自勝

殷浩為中軍將軍以軍亂廢為庶人徙于東陽之信安縣浩雖被出放口無怨言夷神委命談詠不輟雖家人不見其有流放之戚但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浩甥韓伯浩素賞愛之隨至徙所經歲還都浩送至渚側詠曹顏遠詩云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因而泣下

殷仲文為桓玄侍中轉尚書玄敗歸晉抗表解職不許因月朔與眾至大司馬府中府中有老槐樹顧之良久而歎曰此樹婆娑無復生意仲文素有名望自謂必當朝政又有謝混之徒疇昔所輕者竝皆比肩嘗怏怏不得志忽遷為東陽太守意彌不平東陽為何無忌所統仲文許當便道脩謁無忌故益欽遲之令府中命文人撰義構文以俟其至仲文矢志恍惚遂不過府無忌疑其薄已大怒思中傷之時慕容超南侵無忌言於劉裕曰桓胤殷仲文乃腹心之疾北虜不足為憂義熙三年又以仲文與駱球等謀反及其弟叔文竝伏誅

宋劉湛為丹陽尹散騎嘗侍時委心於彭城王義康

湛所生母亡時文帝與義康形迹既乖釁難將結湛亦知無復全地及至丁艱謂所親曰今年必敗嘗日正賴口舌爭之故得推遷耳今既窮毒無復此望禍至其能久乎湛被收入獄見弟素曰乃復及汝耶相勸爲惡惡不可爲相勸爲善正見今日如何毛修之爲冠軍將軍安西司馬軍敗爲後魏所獲後朱修之亦陷魏毛經年不忍問家消息久之乃訪焉朱具答曰賢子元矯甚能自處爲時人所稱毛悲不得言直視良久乃長歎曰嗚呼自此一不復及梁王僧儒爲南康王長史被讒免官友人盧江何炯

猶爲王府記室乃致書於炯以見其意曰近別之後將隔暄寒思子爲勞未能忘弭昔季叟入秦梁生適越猶懷悵恨且或吟謠况岐路之日將離嚴網辭無可憐罪有不惻蓋畫地刻木昔人所惡叢棘旣累於何可聞所以握手戀戀離別珍重弟愛同鄒李淫淫承睫吾猶復抗手分背羞學婦人素鍾犖節金飈戒序起居無恙動靜履宐子雲筆札元瑜書記信用旣然可樂爲甚且使目明能祛首疾甚善甚善吾無昔人之才而有其病癩眩屢動消渴頻增變化任期故不復呼醫飲藥但恨一旦離大辱蹈明科去皎皎而

非自污抱鬱結而無誰告丁年蓄積與此銷亡徒竊
高價厚名橫承公器人爵智能無所報筋力未之酬
所以悲至撫膺泣盡而繼之以血顧惟不肖文質無
所底取益困於衣食迫於饑寒依隱易農所志不過
鍾庾久爲尺板斗食之吏以從皂衣黑綬之後非有
奇才絕學雄畧高謨吐一言可以正俗振民動一義
可以固邦興國全璧歸趙飛矢救燕偃息藩魏甘臥
安郢腦日逐髓月支擁十萬而橫行提五千而深入
將能執珪裂壤功勒景鍾錦繡爲衣朱丹被轂斯大
丈夫之志非吾曹之所能及也直以章句小才虫篆

末藝含吐細縲之上踈跣樽俎之側委曲同之鍼鏤
繁碎譬之米鹽孰致顯榮何能至致加性疎澁拙於
進取未嘗去來許史遨遊梁竇俛首脅肩先意承旨
是以三乘靡邁不與運并十年未徙孰非能薄及除
舊布新清畧方旦抱樂街圖訟謳有主而猶限一吏
於岑石隔千里於泉亭不得奉板中涓預衣裳之會
提戈後勁厠龍豹之謀及其投劾歸來恩均舊隸升
文石登玉陛一見而降顏色再覩而接話言非藉左
右之容無勞群公之助又非同席共硯之夙逢筭餌
卮酒之早識一旦陪武帳仰文陛備聃佚之任下充

嚴朱之席上入班九棘出專千里據操撮之雄官叅人倫之顯職雖古之爵人不次取士無名未有躡景追風奔驟之若此者蓋基薄墻高途遙力躓傾蹙必然顛匍可俟竟以福過災生人指鬼瞰將均宥器有驗脩厄是以不能早從曲影遂乃取疑邪徑故司隸慄慄思得應弦譬懸厨之獸如離繳之鳥將充庖鼎以餌鷹鷂雖事異鑽皮文非刺骨猶復因茲舌杪成此筆端上可以投畀北方次可以論輸左較變爲丹赭充彼春薪幸聖主留善貸之德紆好生之施解網祝禽下車泣罪愍茲若瑛憐其骸骸加肉朽齒布葉

枯株輟薪止火得不銷爛所謂還魂斗極追氣奉高止復除名爲民幅巾家巷此五十年之後人君之賜焉木石感陰陽犬馬識厚薄員首方足孰不戴天而竊自有悲者蓋士無賢不肖在朝見嫉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家貧無苞苴可以事朋類惡其鄉原恥彼戚施何以從人何以徇物外無奔走之友內乏強近之親是以媾布之徒隨相媒孽及一朝捐棄以快怨者之心吁可悲矣蓋先貴後賤古富今貧季倫所以發此哀音雍門所以和其悲曲又迫以嚴秋殺氣具物多悲長夜展轉百憂俱至况復霜銷草色風搖樹

影寒蟲夕叫合輕重而同悲秋葉晚傷雜黃紫而俱墜蜘蛛結幕耀熠爭飛故無車轍馬聲何聞鳴鷄吠犬俛眉事妻子舉手謝賓遊方與飛走爲鄰永用蓬蒿自沒愜其長息忽不覺生之爲重素無一塵之田而有數口之累豈曰匏瓜不食方當長爲傭保糊口寄身溘死溝渠以實螻蟻悲夫豈復得與二三士友抱影接膝履足摩肩攜綺縠之清文談希微之道德唯吳馮之遇夏馥范或之值孔嵩愍其留賃憐此行乞爾儻不以垢累時存禮則雖先犬馬猶松喬焉去矣何生高樹芳裂裁書代面筆淚俱下

後魏韓顯宗爲鎮南廣陽王嘉諮議叅軍以自矜伐訴前征勲詔免顯宗旣失意遇信向雒乃爲五言詩贈御史中尉李彪曰賈生謫長沙董儒詣臨江愧無若人跡忽尋兩賢踪追昔渠閣遊策駕厠群龍如何情愿奪飄然獨遠從痛哭去舊國銜淚屈新邦哀哉無援民嗷然失侶鴻彼藏不我聞千里告志同李諧爲金紫光祿大夫元顥入雒以爲給事黃門侍郎顥敗除名乃爲述身賦一千五百餘言末云願自託於魚鳥求得性於飛沉庶保此以獲沒不再罪於當今

李洪之爲秦益二州刺史以贓罪賜死及臨自盡沐浴換衣防卒扶持將出却入通遶家庭如是再三泣嘆良久乃臥而引藥

曹外北海人以學識清立見知出帝時爲國子祭酒不營家產至以餒卒於鄴時人傷歎之

隋劉炫河間人爲太學博士歲餘以品卑去任歸於河間於時盜賊蜂起穀食踊貴經籍道息教授不行炫與妻子相去百里聲聞斷絕鬱鬱不得志乃自爲贊曰通人司馬相如揚子雲馬季長鄭康成等皆自敘風徽傳芳來葉余豈敢仰均先達貽笑後昆徒以

日迫桑榆大命將近故友飄零門徒雨散溘死朝露埋魂朔野親故莫炤其心後人不見其迹殆及餘喘薄言胸臆貽及行邁傳示州里使夫將來俊哲知余鄙志爾余從縮髮以來迄於白首嬰孩爲慈親所恕捶撻未嘗加從學爲明師所矜擯楚弗之及暨乎敦敘邦族交結等夷重物輕身先人後己昔在幼弱樂叅長者爰及耆艾數接後生學則服而不厭誨則勞而不倦幽情寡過心事多違內省生平顧循終始其大幸有四其深恨有一性本愚蔽家業貧窶爲父兄所饒厠搢紳之末遂得博覽典誥窺涉今古小善著

於丘園虛名聞於邦國其幸一也隱顯人間沉浮世俗數忝徒勞之職久執城旦之書名不挂於白簡事不染於丹筆立身立行慙惡實多啓手啓足庶幾可免其幸二也以此庸虛屢動宸眷以此卑賤每升天府齊鑣驥駉比翼鴻鴻整緗素於鳳池記言動於麟閣參謁宰輔造請群公厚禮殊恩增榮改價其幸三也晝漏方盡大耋已嗟退反初服歸骸故里翫文史以怡神閱魚鳥以散慮觀省野物登臨園沼緩步代車無事爲貴其幸四也仰休明之盛世慨道教之陵遲蹈先儒之逸軌傷群言之蕪穢馳驚墳典釐收僻

謬脩撰始畢事業適成天違人願時不我與世路未夷學較盡廢道不備於當時業不傳於身後銜恨泉壤定在茲乎其深恨一也時在郡城糧餉斷絕其門人多隨盜賊哀炫窮乏詣郡城下索炫郡官乃出炫與之炫爲賊所將過城下堡未幾賊爲官軍所敗炫饑餓無所依復投縣城長史意炫與賊相知恐爲後變遂閉門不納時夜冰寒因此凍餒而死

唐盧炤隣爲鄧王府典籤炤隣始去新都也寓于京城鄱陽公主之廢府時詔徵太白山隱士孫思邈亦居此府思邈時年九十餘而視聽不衰炤隣自傷年

纔強仕而淀疾困憊乃作病梨樹賦以傷稟氣之不
同詞甚麗美

韋安石爲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後罷知政
事出爲蒲州刺史屬太嘗卿姜皎有所請託安石拒
之皎大怒後轉青州刺史皎弟晦爲御史中丞以安
石等作相時同受中宗遺制宗楚客韋溫陰削相王
輔政之詞安石不能正其事令侍御史舉劾之詔貶
沔州別駕晦又奏安石嘗簡較定陵造作隱官物入
已勅符下州徵賦安石歎曰此祇應須我死爾憤激
而卒

韋陟爲東京留守早有台輔之望間被李林甫楊國
忠所擠及中原起兵天下事殷陟嘗自謂負經緯之
器遭後生騰謗明主見疑嘗鬱鬱不得志乃歎曰吾
道窮於此乎有志不伸得非天命乎因遘疾而終
陸贄爲中書侍郎平章事罷相貶忠州別駕十餘年
嘗閉戶不出人無識其面者
後唐崔貽孫爲吏部侍郎貶官塞北馳驛至潞州致
書於帥府孔勅曰十五年穀城山裏自謂逸人二千
里沙塞途中今爲逐客勅以其年過八十奏留府下
明年量移澤州司馬

憂懼

夫憂懼之來發於心術而形於外者也乃有乘艱虞之會履崇高之位謀人之國策慮之匪臧遭事之變進退之無措蹈危機於夙暮覲咎徵之明白乃至遭離誣謗播身非所逼畏權倖見忌當塗危言高論而為世不容時移事改而投迹罔寄繇是隱憂充積恐懼交至愁歎兼倍惴慄靡遑乃至志消而神竭中乾而疾作愆和邁沴傷性隕軀者亦比比有之矣仲尼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自非體道無悶安之若命又孰能恬漠而不蒂芥哉

冶厘衛大夫初衛侯出奔楚晉人復衛侯衛侯使賂

周欽冶厘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為卿恐元咺距也周故賂周冶

冶殺元咺及子適子儀公入祀先君周冶既服將命

服御服將入朝受命周欽先入及門遇疾而死冶厘辭卿

范雎魏人秦昭王拜為相封以應號侯而與武安君

白起有隙言而殺之任鄭安平使將擊趙鄭安平為

所困急以兵二萬人降趙應侯席藁請罪秦之法任

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於是應侯罪當收

三族秦昭王恐傷應侯之意乃下令國中有敢言鄭

安平事者以其罪罪之而加賜相國應侯食物日益



厚以順適其意後三歲王稽爲河東守與諸侯通坐
法誅而應侯日益以不懌昭王臨朝歎息應侯進曰
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大王中朝而憂臣敢請
其罪昭王曰吾聞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拙夫鐵劍利
則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夫以遠思慮而御勇士吾
恐楚之圖秦也夫物不素具不可以應卒今武安君
旣死而鄭安平等畔內無良將而外多敵國吾是以
憂欲以激勵應侯應侯懼不知所出
李斯爲秦丞相長男繇爲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
女悉嫁秦諸公子繇告歸咸陽斯置酒於家百官長

皆前爲壽門延車騎以千數李斯喟然而歎曰嗟乎
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太甚夫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
黔首上不知其駑下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
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
漢谷永字子雲長安人爲光祿大夫出爲安定太守
時成帝諸舅平阿侯王譚年次當繼大將軍王鳳輔
政尤與永善鳳病困薦從弟御史大夫音自代帝從
之以音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而譚位特進
領城門兵永聞之與譚書宐辭職保謙讓之路譚遂
辭讓不受領城門職繇是譚音相與不平永遠爲郡

吏恐為音所危病滿三月免

楊雄為郎給事黃門王莽時以耆老久次轉為大夫

時劉歆子棻甄豐子尋獻符命莽誅豐父子棻棻四

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不須奏請時雄較書天祿閣上治

獄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乃從閣上自投下

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此間請問其故

使人密問之廼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古文之異者雄不知情

不知獻符命之事也有詔勿問然京師為之語曰惟寂寞自投

閣爰清靜作符命以雄解嘲言譏之也

後漢馮衍字敬通京兆社陵人也初與衛尉陰興新

陽侯陰就交結繇是為諸王所聘請尋為司隸從事

光武懲西京外戚賓客故皆以法繩之大者抵死徒

其餘至貶黜衍繇此得罪嘗自詣獄有詔赦不問時

衍又與就書曰奏曹掾馮衍叩頭死罪衍材素愚駑

行義汗穢外無鄉里之譽內無汗馬之勞猥蒙明府

天覆之德華寵重疊間者掾史疑衍之罪眾煦飄山

當為灰土賴蒙明察揆其素行復保首領倍加厚德

篤於慈父寢淫肌膚滲漉骨髓德重山岳澤浮河海

前送妻子還淄縣遭雨聞暑以七月還至陽武聞詔

捕諸王賓客惶怖詣闕冀先事自歸十一日到十二

日書報歸田里卽日束手詣雒陽詔獄十五日夜詔書勿問得出遭雨又疾大困冀高世之德施以田子老馬之惠贈以秦穆駿馬之恩使長有依歸以効忠心於是西歸故鄉閉門自保不敢復與親故通張奐燉煌人也爲太嘗陷罪禁錮歸田里奐前爲度遼將軍與段紀明爭擊羗不相平及紀明爲司隸較尉欲逐奐歸燉煌將害之奐憂懼奏記謝紀明日小人不明得過州將千里委命以情相歸足下仁篤矧其辛苦使人未反復獲郵書恩詔分明前以寫白而州期切促郡縣惶懼屏營延企側待歸命父母朽骨

孤魂相託若蒙矜憐一惠咳唾則澤流黃泉施及冥冥非奐生死所能報塞夫無毫髮之勞而欲求人丘山之用此淳于髡所以拍髀仰天而笑者也誠知言必見譏然猶未能無望何者朽骨無益於人而文王塋之死馬無所復用而燕昭寶之儻同文昭之德豈不大哉凡人之情寃則呼天窮則叩心今呼天不聞叩心無益誠自傷痛俱生聖世獨爲匪人孤微之人無所告訴如不哀憐便爲魚肉企心東望無所復言紀明雖剛猛省書哀之卒不忍也

魏夏侯玄曹爽姑子也爽誅玄爲大鴻臚徙太嘗太

傳司馬宣王薨許允謂玄曰無復憂矣玄歎曰士宗

許允字也卿何不見事乎此人猶能以通家年少遇我子

元子上不吾容也子元司馬宣王子晉景帝也子景帝弟文帝也

司馬望為散騎嘗侍時景文相繼輔政未嘗朝覲權

歸晉室望雖見寵待每不自安繇是求出為征西將

軍持節都督雍涼二州諸軍事

吳聶友為丹陽太守友與諸葛恪善恪誅後孫峻忌

友欲以為鬱林太守友發病憂死

晉衛瓘武帝時為司空子宣尚公主太尉楊駿與黃

門等毀之諷帝奪宣公主瓘慙懼告老遜位

樂廣為尚書令成都王穎廣之婿也及與長沙王又

遘難而廣既處朝望群小讒謗之又以問廣廣神色

不變徐答曰廣豈以五男易一女又猶以為疑廣竟

以憂卒

李重字茂曾江夏鍾武人永康初為趙王倫相國左

司馬及倫僭逆重以憂逼成疾而卒

王坦之字文廣簡文帝末為左衛將軍帝詔大司馬

桓溫依周公居攝故事坦之自持詔入於帝前毀之

後溫於新亭大陳兵衛將移晉室呼謝安及坦之欲

於坐害之坦之甚懼問計於安安曰晉祚存亡在此



一行既見温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板
宋諸葛長民爲豫州刺史自以多行無禮嘗憂國憲
時高祖西討劉毅以長民監留府事疑其難獨任留
劉穆之輔之長民果有異謀而猶豫不能發屏人爲
穆之曰悠悠之言謂太尉於我不平何以至此穆之
曰公沂流遠伐以老母弱子委節下若一字不盡豈
容若此長民意乃小安穆之亦厚爲之備謂所親曰
貪賤嘗思富貴富貴必踐機危今日思爲丹徒布衣
不可得也

傅亮字季友北地靈州人也景平中爲尚書令領護
軍將軍時少帝失德內懷憂懼作感物賦以寄意焉
後廢少帝立文帝初奉迎大駕道路賦詩三百其一
篇有悔懼之辭

顏邵剛正有局力爲謝晦所知晦爲領軍以爲司馬
廢立之際與之參謀晦鎮江陵請爲諮議參軍領錄
事軍府之務悉委焉邵慮晦將有禍出求竟陵太守
未及之郡值晦見討晦與邵謀起兵拒朝廷邵飲藥
死

南齊劉撝字茂謙彭城武原人爲安南諮議參軍有
愛伎陳玉珠明帝遣求不與逼奪之撝頗怨望帝令

有司誣奏擣罪付廷尉將殺之擣入獄數宿鬚鬢皆白

陳顯達為江州刺史明帝世心懷不安在江州遇疾不治尋而自差意甚不說

謝超宗陳郡陽夏人為竟陵王征北諮議參軍有罪下廷尉一宿髮白皓首

魏準會稽人為太學生以才學為王融所賞融既欲奉竟陵王子良而準鼓成其事太學生虞羲丘國賓

竊相謂曰竟陵才弱王中書無斷敗在眼中矣及融誅召準入舍人省詰問遂懼而死舉體皆青時人以

準膽破

蕭穎胄為荊州刺史時梁高祖初舉義兵巴東太守蕭惠訓子瓚巴西太守魯休烈弗從舉兵侵荊州敗

輔國將軍任漾之於硤口破大將軍劉孝慶於上明穎胄遣軍拒之而高祖已平江郢圖建康穎胄自以

職居上將不能拒制瓚等憂愧不樂發疾數日而卒徐榮祖為秘書監嘗有罪繫獄旦日原之而髮皓白

齊武問其故曰臣思憊於內髮變於外當時所以稱之

梁沈約字休文高祖時為左光祿大夫侍中太子太

傅高祖初與張稷有憾及稷卒因言之約曰尚書僕
射出作邊州刺史往事何足論帝以爲婚家相爲大
怒曰卿言如此是忠臣耶乃輦歸內殿約懼不覺高
祖起猶坐如初及還未至牀而憑空頓於戶下因病
嘗夢齊和帝劍斷其舌乃呼道士奏赤章於天稱禪
代之事不繇已出武帝聞大怒中使譴責者數焉約
懼遂卒

後魏樂良王萬壽景穆帝之子文成和平三年拜征
東大將軍鎮和龍性貪暴徵還道憂死
李式字景則其兄敷爲中書監皇興四年爲獻文所

誅式時爲兗州刺史式自以家據權要心慮危禍帝
勅津吏臺有使者必先啓聞然後渡之旣而使人平
曉卒至津吏欲先告式使者給云我須南過不停此
則不煩令刺史知也津人信之與使俱渡使者旣濟
突入執式赴都與兄俱死

張湛燉煌人初仕沮渠蒙遜爲兵部尚書涼州平入
國崔浩識禮之湛至京家貧浩嘗給其衣食每歲贈
浩詩頌浩嘗報答及浩被誅湛懼悉焚之閉門却掃
慶弔皆絕以壽終

北齊魏蘭根爲開府高乾之死蘭根懼去宅避於寺

武帝大加譴責蘭根憂怖乃移病解僕射
魏收初仕後魏爲中書侍郎黃門郎崔陵從齊神武
入廟熏灼於世收初不詣門陵爲孝武登祚赦云朕
託體孝文收嗤其率直正員郎李慎以告之陵深忿
忌時節閔帝殂令收爲詔陵乃宣言收普泰世出幃
幄一日造詔優爲詞旨然則義旗之士盡爲逆人又
收父老合解官歸侍南臺將加彈劾賴尚書辛雄爲
言於中尉綦雋乃解收有賤生弟仲同先未齒錄因
此怖懼上籍遣還鄉扶持初神武固讓天柱大將軍
魏帝勅收爲詔令遂所請欲加相國品秩收以實對

帝遂止收旣未測主相之意以前事不安求解詔許
焉

後周侯植爲司倉下大夫時晉公護誅趙貴而諸宿
將等多不自安植從兄龍恩爲護所親任植因謂龍
恩曰兄旣受人任使安得知而不言龍恩不能用植
承間言於護曰公以骨肉之親當社稷之寄願公推
誠王室擬迹伊周護曰我蒙太祖厚恩且當猶子之
親誓將以身報國賢兄應見此心卿今有是言豈謂
吾有他志邪又聞其先與龍恩言乃陰忌之植懼不
免禍遂以憂卒

尉遲運以宣帝在東宮爲右宮正帝卽位爲上柱國
運之爲宮正也數進諫於帝帝不能納反疎忌之時
運又與王軌宇文孝伯等皆爲高祖所親待軌屢言
帝失於高祖帝謂運豫其事愈更銜之及軌被誅運
懼及於禍問計於宇文孝伯尋而得出爲秦州總管
秦渭等六州刺史然運至州猶懼不免大象元年二
月遂以憂薨

隋崔弘度字摩訶博陵安平人也高祖時方簡較太
府卿其妹爲秦王妃弟弘昇女爲河南王妃未幾秦
王以罪誅河南王妃復被廢黜弘度憂恚謝病於家

諸弟乃與之別居彌不得志煬帝卽位河南王爲太
子帝將復立崔妃遣中使就家宣旨使者詣弘昇家
弘度不之知也使者反帝曰弘度有何言使者曰弘
度稱有疾不起帝默然其事竟寢弘度憂憤未幾卒
元善河南雒陽人爲國子祭酒善嘗以高頰有宰相
之具嘗言於煬帝帝初然之及頰得罪帝以善之言
爲頰游說浮責望之善憂懼先患消渴於是疾動而
卒

唐薛萬均貞觀中爲右屯衛大將軍太宗幸芙蓉園
萬均屏人不盡以之屬吏萬均服石乳及憂憤發疾

會將慮過遂卒東堂

邢文偉爲內史則天天授初貶珍州刺史嘗有制使至其州境文偉以爲有罪見誅遽自縊而死

趙遜德宗建中末爲寧州刺史遜李忠臣壻也聞忠臣受朱泚僞宰相憂懼自縊死

郭綱爲朔方節度使杜希全判官攝豐州刺史父晞慮其幼不任邊職上請罷之德宗遣中使就召綱懼以他事見收遂奔吐蕃

後唐王瓚仕梁爲開封尹莊宗入汴瓚出城迎降伏地請死帝曰朕與卿家世密親兵戈阻闊卿卽時竭

心所事人臣之節也何罪之有乃命復舊職及誅張漢傑朱珪輩瓚大恐憂駭不自安所有家財相繼入貢帝慰諭之終以憂病而卒

趙光裔同光中拜平章事先是條制權豪強買人田宅或陷害籍沒顯有屈塞者許人自理內官楊希朗者故觀軍容使復恭從子也援例理復恭舊業事下中書光裔謂郭崇韜曰復恭與南山謀逆顯當國法本朝未經昭雪安得論理崇韜私抑宦者因具奏聞希朗泣訴於帝帝令自見光裔言之希朗訴陳叔祖復光有大功王室伯祖復恭爲張濬所構得罪前朝

當時強臣掣肘國命不行及王行瑜伏誅德音昭洗制書尚在相公本朝氏族諳練故事安得謂之未雪耶若言未雪吾伯氏彥博洎諸昆仲監護諸鎮何途得進漸至聲色俱厲光裔先恃名德爲其所折悒然不樂又以希朗幸臣慮撫他事危已必不自安因病疽卒

張全義濮州臨濮人也同光四年爲忠武節度使尚書令是時趙在禮據魏州諸軍進討無功元行欽又北征不利全義奏言明宗爲兵馬總管威名素著速請渡河招撫鄴都時明宗以爲群小間言莊宗猶豫

未決全義力懇進言故曲從之及明宗爲亂兵所擁全義先被疾旣聞其變憂懼不食薨於雒陽之私第李愚爲翰林學士承旨長興初除太常卿時大臣加恩所爲制詞不愜愚尤深憂惴家皇城內國忌日行香卽宿于雒水南佛寺以防糾劾

于鄴天成中初除工部郎中時盧文紀爲工部尚書鄴往公參文紀以鄴名其父諱不之見或謂鄴曰南宮故事郎中入省如本行尚書侍郎不容公參何以有主鄴憂畏太過一夕醉歸雉經于室索自通大原清源人明宗時爲西京畱守楊彥溫據

河中叛逆自通出師討平之時末帝鎮河中臨事失於周旋帝深銜之及帝卽位自通爲右龍武統軍嘗憂悸求死清泰元年七月因朝退涉雒水陽墮而卒晉趙在禮爲晉昌節度使契丹入汴自鎮赴之過雒謂朝廷曰戎王嘗言致莊宗遇亂者我也我深以此行爲憂或曰戎人好利宐以厚贐餌之何過慮耶時有契丹諸部渤海首領高牟瀚奚王拽刺相遇於途在禮望塵致敬牟瀚拽刺與諸部偏帥咸倨以受之在禮憤以致疾及至鄭州泊於逆旅見一步健趨而過詢之乃同州劉繼勳之爪牙也問繼勳先至闕戎王作何安置步健曰已鏢矣在禮大驚及夜以衣帶就馬櫪自絞而死

册府元龜

卷之九

卷之九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